

1

CARRY ON ANALOG/DIGI-
TAL (NOT FORGETTING DOU-
BLE BIND)

奧莉花，你的女朋友，用十分冷淡的語氣對你說道：「我愛你。」說話時眼睛明顯地釘着隔鄰座位的彼得，你的死敵。

應不應該相信這個漂亮的女孩子是你自己的問題，恕我們沒有能力助你解決。

我們有興趣的問題屬另一類（你要開始頭痛我們也沒有辦法）：認識論問題。

奧莉花通過DIGITAL COMMUNICATION的方式向你傳達「愛」的訊息——「我愛你」相信是人類語言裏最強有力的字彙組合。

但相對於奧莉花通過ANALOG COMMUNICATION方式向你傳達的另一訊息，它未免顯得抽象和軟弱無力。這個女孩子的眼神、語氣、表情、坐姿——換言之，整個姿態都清楚地告訴你一個與「我愛你」剛巧相反的訊息。

記得那棍子故事嗎？害怕也沒用，你已經嚴重地陷入了DOUBLE BIND之中。

請恕我們用你的悲劇來說明哲學問題（你有權批評我們的「哲學」不過是個悲劇）：簡單地說，你所陷入的DOUBLE BIND是由兩個相反的訊息組成的，較特別的是一個訊息屬DIGITAL式（語言），另一個屬ANALOG式（姿態）。但效果卻一樣：你茫然不知所措。

2

INTO THE REALM OF BEING/
KNOWING

如果問題純粹限於認知（KNOWING）方面，它實在不足以構成悲劇。一切痛苦在於：你深深地愛上了奧莉花，並衷心希望她亦同樣熱烈地愛着你。你的問題是存在（BEING）的問題。

（請留意，我們已從EPISTEMOLOGY範疇進入ONTOLOGY的領域，暫時忍受一下頭痛吧。）

你根本不滿足於奧莉花說：「我愛你」，你需要的是「奧莉花愛你」。前者是KNOWING LOVE，後者則屬BEING IN LOVE。

在此你已尋找到人類悲劇的最終根源：認知（KNOWING）和存在（BEING）的分割和矛盾。

狗便沒有悲劇，因為狗的認知和存在基本上並無太大的分割和矛盾。

MIMI（狗）舐了LUCKY（狗）幾下。她這幾下動作一方面可理解為向他「示」愛——讓他「知道」她是多麼愛他，但另一方面亦可看待為愛本身：她舐他就是愛他。舐的動作同時是「符號」（象徵彼岸的某些意念）和「存在」（愛本身），兩者實在難以分割。

請將MIMI和奧莉花比較一下。

MIMI可以像奧莉花那樣玩弄DOUBLE BIND嗎？有時你難免發覺動物比女人「可愛」。（不要又替我們戴上大男人主義的帽子）

文化 拼盤

申明

奧莉花



3 ADVENTURE OF THE DIGITAL

為什麼人類的認知存在又會有那般深刻的分割和矛盾呢？

(你們發瘋了，真想在此討論這個問題?) 簡單地(?!): 說: 主要由於人類過高地抬舉DIGITAL COMMUNICATION的作用。沒錯，OVER-EVALUATION OF THE DIGITAL是病源。

在ANALOG式的溝通裏，描述作用和反應作用是混合着的，認知便是存在，存在就是認知，但亦由於此，溝通者的時空只能局限在直接經驗的當下。DIGITAL式溝通則不同，語言文字等符號系統，利用了分立的邏輯進行抽象化，使溝通者得以脫離當下的經驗，大大地擴展了人類的時空宇宙，並同時創立了存在之外的另一層面：認知層面。

(不會比唐牟難懂吧?)

認知層面本來是為改進存在而發展的，後來却成為了獨立王國，並反過來操縱存在。人類從「為存在而認知」發展到「為認知而存在」的階段。DIGITAL符號由相對自主變為絕對自主。

人類溝通的阻塞分隔(階級分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)更令到本是手段的符號變成目的本身。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，DIG-

ITAL更成為了THE DIGITAL，使用價值(屬ANALOG式)徹底被交換價值(屬DIGITAL式)所替代。DIGITAL的最抽象化的形式終於在「錢」這種東西裏獲得體現。

錢是可以用來衡量、代表、總括一切東西的東西。它什麼都不是，什麼都是。它的描述作用和反應作用是完全分割的。它是THE DIGITAL PER SE。

(你們在說符號學? 語言學? 還是政治經濟學?)

附屬於它底旗幟下的，當然還有「個體」、「自我」、「主體」、「神」、「自由」、「資產」等等……。

4 ENDING IN AN (INEVITABLY) INCOMPLETE SYNTHESIS

THE DIGITAL的無限制發展造成了人類文化的各種病態。每一個DIGITAL符號就像一個癌細胞，高速地無休止地繁殖，把我們的文化弄成滿身毒瘤，神智不清。

明顯地，要解決人類文化的當前問題(唔! 為什麼語氣那麼似文化派?)，必須重估DIGITAL和ANALOG的價值，以及把認知與存在重新結合。

ANALOG無疑較接近實踐，較富生活色彩。當奧莉花眼望着彼得，淡淡地說「我愛你」時，ANALOG肯定地戰勝了DIGITAL。無須別人告訴你，你亦知道奧莉花並不愛你。

在ANALOG COMMUNICATION之中，BEING和KNOWING的距離必然要拉近。

實際上要怎麼做? 在這裏又怎可以講得出? 你估我們現在正用什麼方式和你溝通呢? 雖然我們盡量加上ANALOG的效果，這篇東西還不是在進行DIGITAL COMMUNICATION? 還不是在KNOWING的層面裏混圈子?

換言之，我們不過是在KNOWING THE RE-UNIFICATION OF BEING AND KNOWING，而非BEING THE RE-UNIFICATION OF BEING AND KNOWING。

(混吉!)

THAT'S THE BEST THEORY CAN DO BUT CAN YOU REALLY LIVE WITH IT?